

銅山娘娘

巴·巴若夫着

李俊民譯



烏拉爾傳說集

銅山娘娘

巴·巴若夫著 李俱民譯



啓明書局出版

П. БАЖОВ
МАЛАХИТОВАЯ
ШКАТУЛКА
ОГИЗ. 1948-1952

-
1. 席列士科的寶石封面
 2. 晶瑩的油漆
 3. 銅山娘娘
-

原 著 者
翻 譯 者
出 版 者

巴 · 巴 若 夫
李 俚 民
啓 明 書 局

上 海 福 州 路 三 二 八 號

發 行 者

童 神 書 店

上 海 天 津 路 一 九 號

一九五三年十月再版
印數：3001—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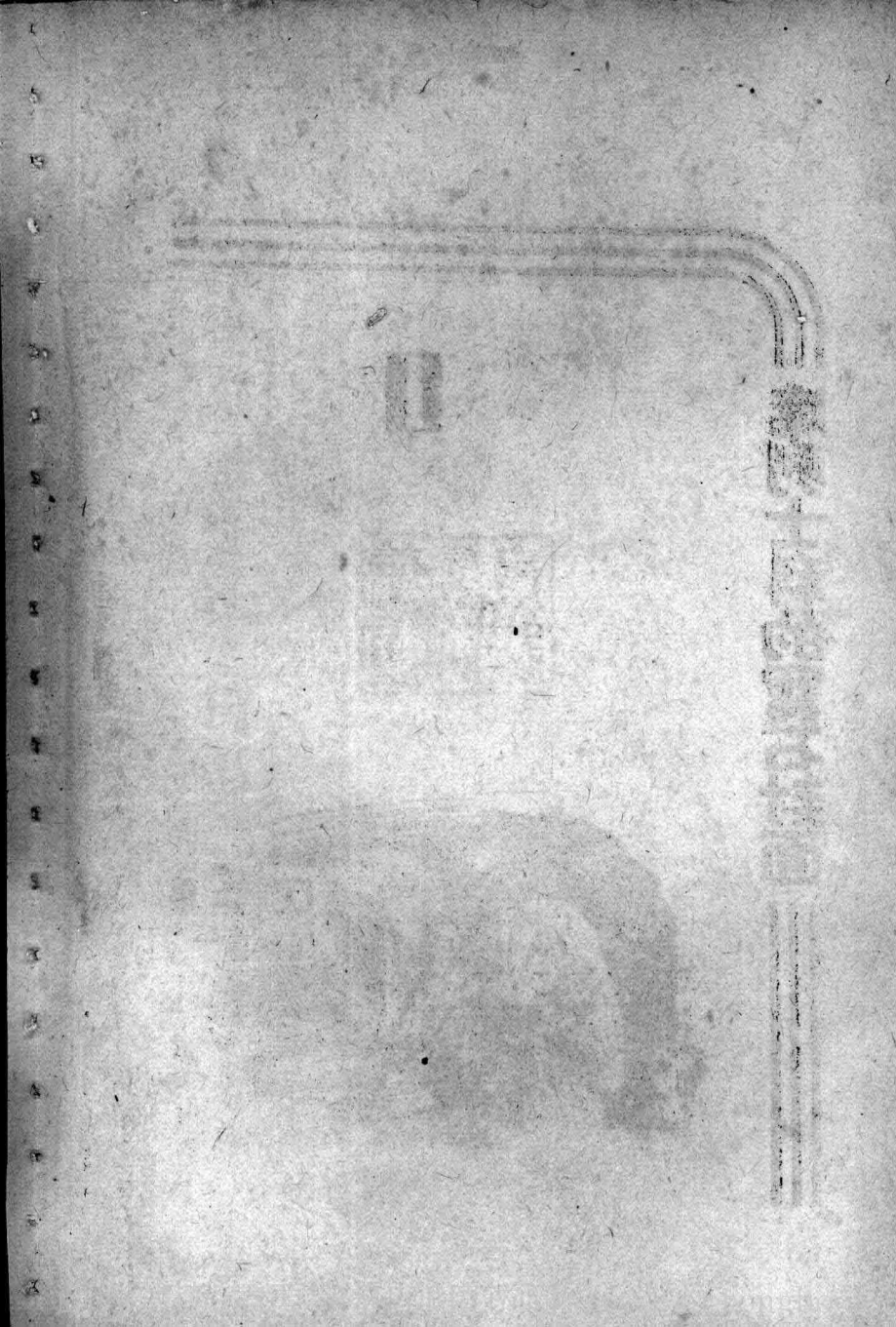
書 號：(1)
定 價 3,700 元

文藝印刷製版所製版

上海江寧路六五八弄一三一號

席列士科的寶石封面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〇五年之後，那剛是和德國人開始大戰之前。

當時那幾年，石工方面的行業發生了大困難。特別是孔雀石師傅們倒了霉。你明白，石料的來源非常缺少。出產過品質最優良的孔雀石的古苗謝夫斯克礦山，已經完全廢棄了，連那兒的礦渣堆也已經被人們不止一次地翻檢過。在達吉爾斯克銅礦山，偶然地，也許還可以找到幾塊孔雀石，但也不常有。誰想得到這種石料，去尋覓它們就必須像到樹林裏去獵取毛皮珍貴的野獸一模一樣。而且正因為這樣，外國人就在城裏設了商行，專門收買這些珍品。我們礦廠的辦公處裏的人呢，自然，是不肯替本地的師傅効力的。結果常常是這樣，一發見什麼石料，馬上就運到外國去了。

噢，也許還得指出這樣的一個事實：當時孔雀石器的流行期已經過去了。這在別的石器方面來說也是常有的事：老爺爺用畢生的精力彫琢出來的東西，到孫子的時候就會沒有哪一個人來看它一眼。在當時只有紅寶石和黃玉才有人來過問，因為可以用作教堂裏或者宮廷裏各種裝飾之用。各

種寶石製品呢，在當時的店鋪裏的是非常便宜的。極普通的石頭，按照德國式樣製成種種東西：只要把有顏色的石頭外面鑲上成色很好的金銀就是。說老實話，這對於手藝精巧的師傅實在沒有味道。製好了一件玩意兒，吸一口煙，睡上一口，又動手製作另一件。一句話，市場上的貨色，最沒有意思的東西。懂得這一門的人，看了會得發嘔。

呶，無論如何從幼時起就研究孔雀石花紋的那些老頭子，不肯拋棄自己的手藝。他們想出了巧妙的辦法：不但找到了寶貴的石料，也找到了識貨的主顧。

我們廠裏就有這樣的一個老師傅，叫做葉夫拉哈·席烈士科。當時流傳着謠言，說是這個葉夫拉哈有自己祕密的孔雀石礦穴。這事情究竟是不是真的，我可不知道，只是人家告訴我有這麼一回事罷了。

那時候彷彿有一個皇后的大紀念日快要到了。那不是普通的命名日（註一）或生日，而是什麼，照現在的說法，幾旬大慶之類的紀念日。呶，也許

是生了第七個公主或者是什麼別的大事。但這個無關重要，總之，在沙皇的家庭會議中，努力想在那一天送皇后一件有趣些的小禮物。

誰都明白，皇家的情形常常是這樣的：打一個噴嚏，就有人給準備好手帕。要喝茶——一個近侍馬上給他拿來，想吃東西——另一個爲他努力奔走。關於皇家禮物方面的一切，就專門由一個叫做法布爾齊的法國人辦理。這個法布爾齊對自己的本行是懂事的。他開設了巨大的、彫琢寶石和有花紋的石頭的作場，他的寶石生意在兩個京城（註二）裏都經營得很興旺，他作場裏的師傅，也都是第一流的。

沙皇召見了這個法布爾齊，對他說：「如此這般，必須在那個紀念日之前準備好一件使大家都吃驚的珍貴的小禮物。」法布爾齊呢，自然，鞠着躬說道：「照辦，」但自己卻想道：「這樣的大難題！」他，自然，對什麼人該

（註一） 命名日——俄國人孩子生下後正式到教堂中取名字的日子。

（註二） 兩個京城——指舊京——莫斯科和新京——聖彼得堡。

用什麼討他的歡心的微妙手腕是非常清楚的，只是這一次的情形可不簡單。鑽石、貓兒眼和別的珍貴寶石，皇后是不稀罕的；這類寶石，她早已用箱子裝得滿滿的，而且都是頭等的貨色。精細的琢工或者花紋也不會引起她的讚嘆，因為她根本是不懂的。而且這個法國人知道：從一九〇五年以來，皇后就不願看見紅顏色的寶石。也許是因為紅寶石使她記起了紅旗，但也許是使她想起了別的使她吃驚的事。呶，也許是記起了在祕密傳單上畫的宣傳畫：她和沙皇怎樣用染血的手在地上摸索。是不是這樣我統統不知道，而且也用不着去辨別它。總之，從一九〇五年起你不能向她拿近紅寶石，她一看見頭就會發暈，而且忘記了所有的俄國話，馬上用德國話破口大罵。再接下去，自然，就會審問和拷打你：把這樣顏色的寶石拿到皇后跟前來是什麼用意？主使的人是誰？同謀的人又是誰？自然，誰願意招這種麻煩呢！於是這位法國人法布爾齊就苦惱得很，他苦苦想着：究竟該用什麼禮物才能使皇后覺得希罕，而且那上面不能有一些紅色的影子。想着，想着，

終於和自己作場裏的師傅們商量起來。清清楚楚地說明了一切，然後問道：

「你們認爲製一件什麼樣的禮物才好？」

那些師傅自然舉出各種東西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其中有一個老頭子卻說道：

「照我看來，以孔雀石爲最適宜了。這是討人歡喜的石頭，有很大的吸引力：最呆的呆子看到它也會高興的。」

自然，做老闆的馬上對老師傅說道：「如果事情關涉到皇帝的禮物，萬萬不可提起呆子看了也會高興的話，這會使他吃官司；但石頭呢，是完全同意的。他說：

「你說得好。孔雀石大概是最適合做這次禮物的了。」
別的師傅們懷疑道：

「但近來怕是找不到上好的石頭吧。」

但是他們的法國老闖卻依仗着錢的力量。

「有人說過，如果不限價錢，什麼樣的石頭都辦得到。」

於是就這樣決定：給皇后製一本皇家的照相冊，照相冊的封面就用孔雀石雕琢。上面應該用什麼別的東西裝飾也想好了。

說了就做。就在那一天法布爾齊馬上派自己的一個心腹到我們這一帶來而且囑咐他道：

「不要吝惜錢。只要石頭的品質好，顏色素淨！」

這位法布爾齊的心腹到了我們這兒，就開始尋覓。自然，他首先到古苗希基找。那裏的寶石師傅斷然拒絕了：沒有好的石頭。他又把鼻子伸到達吉爾去，那面雖然有幾塊，品質卻不行。又到外國人開的公司裏去，賄賂那裏面的職員去探聽。但是，連他們自己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收買，難道還能有什麼好的賣出來。這位心腹完全變得垂頭喪氣了，但是謝天謝地，一個礦工提醒他道：

「你可以上葉夫拉哈·席烈士科那裏去。他一定有孔雀石。不久前他曾親手把這樣的一件孔雀石製品賣掉，本地的那些生意人和外國公司裏的人對他揮了一個禮拜拳頭，還頓着腳威嚇他道：『葉夫拉哈以後不要想拿了石頭到我們這裏來。五戈比賣給我們也不要！』」

「但葉夫拉哈卻嘲笑了他們，而且叫人送去了問候的話：『我很高興不和這些無賴交往。到現在，我大概還沒有忘記以前不得不向他們行禮請求的苦味兒，以後決不會再有這樣的事情了。誰要孔雀石，讓他自己到我這裏來買，但我還得看情形：誰該好待他，誰該扳回他的車槓（註一）。就我個人來說，對你們這些經商的兄弟們是不會感到不安的。雖然我已經老了，打你們後頸子的勁道還是有的，憑你有十普特（註二）重的石頭良心。也要叫你像小鳥一樣飛出門去。』」

（註一） 扳回車槓——俄國俗語，意思是請他回家。

（註二） 普特——俄國重量單位，相當於三十六磅。

法布爾齊的心腹，聽了那礦工的話，開始覺得不安，問道：

「看來這位葉夫拉哈是並不很需要錢用的？大概是個非常富有的人吧？」

「不，」那個礦工答道：「並不很富有，只是一個看重自己技藝的人。他把技藝看得比錢還重。如果他不願意，盧布引誘不了他；但如果他對這件工作有興趣，那麼他把這件製品賣給你就不會貴。他的製品呢，憑你放到展覽會上去，或者放到沙皇的宮庭裏去也好，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會丟臉的。」

那心腹覺得放心一些。他想到：「可以設法激他一下。我可以說，那孔雀石是給皇宮裏的。」他的打算果然沒有落空。葉夫拉哈知道了孔雀石的用途以後，就一句話也不說地同意了，他只問道：

「你需要多大的孔雀石？要什麼樣的花紋？」

那位心腹就對他說明：那本照相冊的封面必須有八維爾肖克（註）長，

四維爾肖克多寬，石頭最好是有天然花紋的。那就是說，花紋不能和糊壁紙上面的花紋有絲毫相像的地方。

葉夫拉哈說道：

「很好。我能找得到這樣的石頭。你過一禮拜再來吧。」

於是講定了價錢——兩百盧布。那位心腹，自然，一些也不敢還價。他還想多說幾句話，但葉夫拉哈已經不願多聽，打斷他道：

「我已對你說過——過一禮拜再來，那時候再說話，幹什麼要在目前空談！」

過了一禮拜，那位心腹果然來了。孔雀石的封面已經做好了，但並不是兩塊而是四塊。每一塊孔雀石板，你明白麼，都像春天陽光下被微風吹動時的青草，上面泛着綠色的波浪。而且每一塊孔雀石板都各有自己的花紋。彼此之間沒有一絲曲刻或者一條髮紋完全相像。但無論如何，它們做得這

(註) 維爾肖克——俄寸。相當於標準制四·四公分。

樣好，連一竅不通的門外漢也明白哪塊是跟哪塊配對的。一句話，傑作！
葉夫拉哈把自己的製品攤在桌上，說道：

「隨便你揀一對好了！」

法布爾齊的心腹，自然是懂得石頭的價值的。他把孔雀石封面仔細看過，找不出什麼缺點，欣賞了一會兒花紋，說道：

「我都要買。」

「那有什麼，」葉夫拉哈說：「如果要的話，拿去吧，付錢來。」

法布爾齊的心腹照約定的價錢很快地付了錢，馬上動身回家。法布爾齊的那些寶石師傅對這幾塊買來的孔雀石都稱讚的不得了，唯有那個以前建議用孔雀石的老頭子有些懷疑。

「好像是人造的石頭，」他說：「不是天然的。呶，是用手工製成的。」別的師傅都笑起來了。他們想：老頭子別出心裁地胡說一陣子，無非是想表示自己比所有的人都高強罷了。但老闆卻說道：

「如果是人造的，那也不比真的壞呀，就技藝上說來，比天然的還難得哩。」

「呶，終於做好了希奇的照相册。沙皇一知道還有另外一對孔雀石封面，就嚴厲地囑咐法布爾齊非有他的命令不能動用。於是它們就此藏在法布爾齊的地方，一直到法國的一位權位最高的人來拜訪沙皇爲止。跟着這位要人來的，還有一個師傅，他是以琢磨鑽石出名的。彼得堡琢磨和鏤刻寶石的師傅和法布爾齊工場裏的師傅們，都想要向這位名師討教。於是他們一齊像未婚夫跟未婚妻一般地釘在他的後面，努力拍他的馬屁。有的人想起給他看看皇宮裏的寶石製品。得到了允許。於是那位才來的名師在這些製品中看到了葉夫拉哈製的孔雀石封面。他對這美麗的石頭很驚奇，嘆了口氣，說道：

「你們的，真容易！彫刻寶石用不着費什麼心計。你看，結果變成了多希罕的奇物呵。」

我們的師傅解釋道：「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因為——那是要用一塊塊的孔雀石拚湊起來的。」

「這個，」他答道：「我也知道。所費的功夫，自然是很大的，但無論如何用不到什麼巧妙的匠心，只要手頭有現成的各種花紋的小石塊就行。」有一個師傅釘住他這句話說道：

「在我們的工場裏，爲了這孔雀石封面的石頭究竟是人造的還是天然的，曾經引起過爭論。」

那位法國名師一聽到這句話好像打中了他的要害：所有的尊嚴都消失了，開始忙碌地跑來跑去，問道：誰說的？爲什麼？說出過什麼樣的徵象？爭論是怎麼解決的？他尤其想探聽製孔雀石的師傅住在什麼地方。自然，他很奇怪，竟沒有一個人能夠確切地解答他的問題。大家所能夠說給他聽的只是：那孔雀石封面，是法布爾齊的一個心腹，從某一個工廠區裏買來的。據說，那位師傅是一個脾氣很怪的鄉下佬，好像是一付彈簧，如果掀得